

柯諾普尼茨卡 短篇小說集

施友松譯

柯諾普尼茨卡短篇小說集

施 友 松 譯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八 年 · 北 京

Maria Konopnicka

WYBÓR PISM

根据波兰本 М. КОНОПНИЦКАЯ: РАССКАЗЫ
(ГОСЛИТИЗДАТ. МОСКВА. 1954) 编辑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303號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•

書号 970 字数 198,000 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5 5/8 插頁 8

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4200 册

定价(4) 0.95 元



作 者 像

譯者前記

瑪麗亞·柯諾普尼茨卡是波兰十九世紀末、二十世紀初最大的天才詩人，同時又是優秀的小說家。

1842年5月23日柯諾普尼茨卡出生于苏瓦尔基城。她的父亲尤哲弗·华西列夫斯基是一个有教养的、热爱祖国的律师。

她从小死了母亲，父亲亲自承担起教育她的义务。后来她进了华沙的寄宿中学，和另一位著名女作家爱丽莎·奥若什科娃有同窗之雅。但是由于家庭经济困难，她没有毕业就中途退学了。

1862年她和一个有钱的地主耶罗斯拉夫·柯諾普尼茨基结了婚，婚后的生活很是不幸。1876年她离开了丈夫，带着六个孩子迁居华沙。次年他的父亲突然去世，没有留下任何遗产，她和她的孩子们几乎无以为生。这时候她刚刚开始发表诗作，不得不靠教私塾和抄写公文来维持家庭生活和孩子们的教育费用。

物质上的困难并没有摧毁柯諾普尼茨卡的意志和毅力。她辛勤地工作，发奋地学习，每天晚上孩子们入睡以后，她便坐在昏昧不明的烛光下独自写诗。1881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诗集她带“小画片”，接着1883年和1886年又出版了两部诗集。它们给来了很高的声誉，使她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诗人之一。

她的创作特色是迫切地反映现实生活，充满爱国主义的感情和对于人民的热爱。

当时的波兰人民处于社会的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之下。一方

面資本主义猛烈发展，資本主义关系侵入城市和农村，給广大的劳动人民带来貧困、破产和失业的灾难；另一方面德意志和奥地利竭力使波兰日耳曼化，沙皇俄国在镇压了 1863 年起义以后，也加紧迫害波兰的民族文化。这样就迫使波兰人民起来为争取自由而斗争，各地不时掀起工人罢工和农民暴动的浪潮。在这种剧烈动荡的政治形势面前，柯諾普尼茨卡表现得和許多投靠資產階級或者标榜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作家不同，她坚决维护波兰人民的利益，揭露統治階級的残暴和虚伪，指出資本主义制度給人民带来的不是繁荣和幸福，而是无数的灾难和死亡。

她在—首詩中写道，

我要象受伤的小鳥一样，
在痛苦呻吟的大地上低低飞翔，
为的是使我能够贴紧
千百万顆受命运蹂躪的心！

她的詩描述了劳动人民惊人的貧困、愚昧和暗无天日的生活。詩中的主人公有无家可归凍餓而死的孩子，有备受工厂主压榨和摧殘的工人，有一身之外无他物、然而享有“餓死的自由”的雇农。

她的火熱的詩句激起了社会上广泛的共鳴，特別为有革命傾向的波兰青年所爱好。但也因此遭到当局的猜忌和迫害，他們准备將她逮捕起来。由于这种緣故，1890 年她不得不离开了祖国。

在逗留德国、瑞士和意大利期間，她以观察所得的材料写成了几部詩集。在这些詩集中她歌颂了劳动，宣揚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爭取美好的未来而斗争的思想。

直到晚年她才能回到波兰，住在查尔諾維茨庄园（这是波兰人民为了紀念她的創作活动 20 周年獻給她的礼物）。在这里她

創作了一些新的作品，包括她最優秀的長詩“巴爾采爾先生在巴西”。這部作品是在1905年革命的影響下寫成的，詩中描述了波蘭移民在美洲的悲慘遭遇，而以港口工人罷工運動的壯麗場面結束，充分顯示了詩人對於人民的力量、對於光明的未來的信心。

“巴爾采爾先生在巴西”是她的最後一部作品。1910年10月8日卓越的詩人與世長辭了。

瑪麗亞·柯諾普尼茨卡不僅以詩人著稱，她的散文和短篇小說也有很高的成就。

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，她抱着和寫詩同樣的態度開始寫散文。為此她曾在長期的文學活動和社會活動中不斷地收集事實材料，研究分屬俄、德、奧三國的波蘭各地的風土人情和生活狀況，參加進步組織，經常訪問華沙工人區和華沙近郊的農村，並且探望過監獄，力求減輕囚犯們的痛苦。

她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“四個故事”出版於1888年。其中主要的一篇“沃采赫·查巴拉”描寫了一個富有同情心的善良的老兵，頗得讀者的好評。在這些作品里已經具有關心普通人民、敘述真實、語言朴素這樣一些優點，不過也還存在着傷感主義的色彩、流於冗長和有時候自然主義的細節描寫過多等毛病。

1890年出版了“我所熟悉的人們”。這個集子標志着柯諾普尼茨卡創作發展中的新階段，早期小說中的那些缺點已經沒有了，代之而起的是深刻的現實主義的描寫。“巴納肖娃”一篇以短短數千字深入地分析了一個普通的波蘭婦女的心灵，創造了鮮明的形象。

1893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“在大路上”更可以看出柯諾普尼茨卡創作上的進步，它反映了波蘭各個階層的人民的生計，在社

会上获得广泛的共鸣。收入这个集子的“烟”、“我们的瘦马”和“敏杰尔·革但斯基”都属于她最好的文学遗产。

在九十年代末，当颓废主义的歪风正盛的时候，她出版了“故事集”，描写来自人民中的人，描写人的崇高感情和大众的痛苦。其中“弗罗连青娜小姐”、“斯塔赫·沙法尔契克”和“撬门窃盗”都是优秀作品。

最后她在外国观察了劳动人民的生活以后，写成了描述法国渔民生活的“在诺曼德海岸”和愤怒地斥责西方假民主的“村社的德政”。

本书选译了她的十篇小说，其中“马雷茜卡”、“烟”、“敏杰尔·革但斯基”、“我们的瘦马”、“撬门窃盗”和“弗罗连青娜小姐”等篇承友人赵映书同志校阅，谨此致谢。

1958, 6, 27 于北京

答詩人捷特馬耶尔：

不，詩人！在未来光輝的世紀里
我們的劳动不会白費，
我們亲手撒下的种子
将会长成橡树，而不是玫瑰！

詩人，你为什么忧愁、悲伤，——
要相信无限美好的明天，
要相信放下骨灰甕
高举起旗帜的人們！

瑪丽亚·柯諾普尼茨卡

目 次

譯者前記.....	1
-----------	---

馬雷茜卡.....	1
-----------	---

巴納肖娃.....	19
-----------	----

烟.....	28
--------	----

敏杰尔·草但斯基.....	33
---------------	----

我們的瘦馬.....	64
------------	----

弗罗達青娜小姐.....	103
--------------	-----

斯塔赫·沙法尔契克.....	140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擺門窃盜.....	203
-----------	-----

“在名冊上.....”.....	233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村社的傳政.....	245
------------	-----

馬雷茜卡

碰巧那一年冬天怪冷的。

北风跟人作对，刮了三天沒有停息，它象狼似的咆哮，卷起那么猛的飞雪，叫人一瞧屋外就害怕。馬夫还没有跑到廚房跟前，你看，他已經变成雪罗汉了；姑娘沒来得及拽起井里的水桶，寒风已三番两次把她的裙子纏在腿上，象一面旗帜似的掀扯着、拂舞着。不管是誰，刚把鼻子伸到街上去便赶紧縮回来，因为风把人吹得喘不过气来，而有稜角的、好似玻璃碎屑一般的雪花直扑入眼里，甚至連狗也夾起尾巴，躲到廚房里的条櫈底下去了。

在廚房里的天花板下面，飄浮着从几口大鉄鍋里騰起的浓厚的乳白色的蒸气，鍋里的馬鈴薯煮得泡沫沸騰。由于可恶的风往烟囱里倒灌，不时从爐里逸出一团团的炊烟，撒下星星点点的火花。

从門縫里鑽进来的雪花飄落在門檻旁边，鋪成一道狹窄的条紋；它慢慢地融化，在粘土地面上形成一个个泥濘的小水窪。老庫宾娜就在門边，把腰弯得低低的，剥着裝在桶里的飼猪的甜菜，菜刀霍霍地上下起落，刀上的木柄已經被她发顫的、布滿皺紋的手磨得油光水滑。

姑娘們坐在一扇窗戶前面紡紗，因为今天很难給她們找到戶外的的工作；另一扇窗口摆着一张狹长的桌子，桌面上撒了一层麸皮，用裸麦粉做的、开始醱酵的圓面包，分三行在上面排列

着。

頂靠邊放着的兩個圓麵包比其餘的要大些。上面用手指按出了凹痕，在它們旁邊是一個小小的橢圓形的白麵包，頂上捏成鷄冠形狀。已經有兩三年了，每一次烤麵包的時候，桌上總出現兩個這樣大的圓麵包和一個頂上作鷄冠狀的白麵包，但是誰的心里也沒有囑咐過廚娘馬雷茜卡，因為大家知道：這兩個圓麵包不是為她自己、而是為馬夫安杰克烤的，白麵包呢——那是給小安托西吃的。小安托西有着藍色的眼睛和亞麻色的頭髮，跟馬夫的一模一樣；他在兩年前出了世，但不是爹娘朝夕盼望的寶貝。

可是今天，烏林娜一瞧見馬雷茜卡象往常那樣把粘滿面粉的指頭按進圓麵包，立即用手肘碰了碰馬爾青娜，接着，兩個人聳了聳肩膀，輕輕地一笑。

不時有一個兩個鋤完了麥科的長工跑進廚房烤火；他們從熱氣騰騰的鍋里抓起兩個燙手的、還沒有煮軟的馬鈴薯，一面吹着，一面在兩只手里拋來拋去，然後藏進懷里，把帽子扣得更低些，一溜煙跑出了廚房，背後的叫罵只當是耳邊風。忽然，兩扇門大開，三個從牲口棚來的小伙子奔進廚房，搓着凍僵了的手叫道：“哎喲……哎喲……哎喲！”他們站在爐子旁邊，大聲地頓腳，通紅的鼻子呼呼地直响。

每當打開了廚房門，象針一般刺臉的、密密集集的雪花和狂風的尖嘯一齊闖進廚房，紡車後面的姑娘們便齊聲嚷叫：“關門！快點關門！”狗也在睡夢中狺狺哀吠。只有馬雷茜卡奇怪得很，對廚房里發生的一切始終漠不關心。她沒有跟擋着爐門、幾乎把鼻子伸進火里的小伙子們講一句話，甚至也沒有責罵從鍋里拿走馬鈴薯的長工們，她象失魂落魄似的，在廚房里轉來轉去，幾次三番拿起同一件東西又重新放下。

一會兒，她走到攔板前面，抓起一把長柄勺子，竟將它伸進

爐里攪拌，把小伙子們惊奇得只知道張開嘴巴，象烏鴉一樣；一會兒，她失手把鹽撒在地下。爐里的火漸漸要滅了，但是她沒有想到添加柴火。她從爐子旁邊走到桌子面前，腳步踉蹌踉蹌的，絆了兩三次，差點兒踩在小安托西身上。男孩子打着赤腳，穿一件用母親的裙子改制的衬衣，披著交叉地系在胸前的頭巾，手拉著媽媽的衣裳，緊跟在她後面走。但是馬雷茜卡好象完全不理會兒子，只是不時粗暴地、焦躁地一聲不響把他推開，仿佛這是橫倒在路上一把椅子。

這時木柴燒完了，誰也不去把炭掏出來，炭上蒙了一層深藍色的灰燼，馬雷茜卡已經三次走到屋角落里去拿撥火鉤，但是好象大腦不管事，每一次都空手回來。只要廚房門“嘎吱”一响，她便渾身戰栗起來，轉過臉去望著……

“瞧那面包，”巴茜卡終於忍不住了，仿佛自言自語地說，“餓起來給誰吃？”

“的確，看來她想不到那上頭……”馬爾青娜回答說。

“馬雷茜卡，”弗蘭卡叫了一聲，“怎麼，你瘋了嗎？你的爐子都冷了，面包要烤成扁餅啦。”

但是馬雷茜卡一言不答，好象不是對她說的。

她站在廚房中央，一動也不動。她的目光茫然地從這個角落轉到那個角落，仿佛她在尋找什麼。安托西寸步不離地跟著她，早就叫著：“媽媽，吃飯！媽媽，吃飯！……”但是她連頭也不回，也許根本沒有聽見。

天色逐漸昏暗，外面傳來的割草機均勻的响声越來越微弱，井上軋軋地响了兩下，這是馬夫在打水。

忽然從牧童們圍著的爐子前聽得最小的維杰克尖聲說：

“今天晚餐的馬鈴薯真太少了……她只煮了幾鉄鍋，砂鍋里什麼也沒有。”

在旁的时候，講了这种藐視廚房里的礼节的話，无疑他的前額会挨上一漏勺，但是今天馬雷茜卡只是瞅了他一眼，接着，仿佛記起了什么，从角落里拾出一籃馬鈴薯来。她剛拿起方櫟和刀子，暴风雪忽然平靜了，远远地随风送来一陣低微沉悶的板鼓声。

馬雷茜卡挺直了身子，方櫟和刀子跟着从手里掉下，她伸长脖子发了呆。

扎在她頭頂上的鮮艳的头巾从烏黑的头发上滑了下来；消瘦阴沉的面孔——一边被熊熊的火光照亮，一边隱沒在阴影里，象倫勃朗^①的画一样——現出了无限的惊疑，深深地窪进去的金褐色的眼睛凝視着窗外——在那兒，暴风雪正在怒吼。

其实，还在秋天掘馬鈴薯的时候，甚至更早——在割草的时候，外面就有一种流言，似乎安杰克打算向謝庫拉的女兒求婚。但是馬雷茜卡不相信这种話，她坚决不相信。她总觉得：到最后一刹那一定会发生什么奇迹，那时，他，她的安杰克……

她喘不过气来，眼睛里发花，两腿不住地颤抖；她张大了嘴巴困难地呼吸。

她穿着破旧的短裙和灰色的亚麻布衬衣，她的手象两条鞭子垂在身旁。天已暗了下来，但是在幽暗中也看得出馬雷茜卡又怀孕了。

紡錘的嗡嗡声停止了，姑娘們听見鼓响，开始用手肘互相碰撞、咳嗽，接着大声聊起天来。

“馬尔青娜，”巴茜卡叫道，在旁边的女伴身上拍了一下。“你挤什么？不会側轉身子嗎？你瞧，本来就只有巴掌大的地方，你还要橫腿舒臂坐着，倒象出嫁之前坐在酸面桶上准备把辮子抖散

^① 倫勃朗(1606—1669)，荷兰伟大的油画家和版画家。——譯者注。

似的！”

“怎么样？”馬尔青娜气势汹汹地回答。“我没有姑娘的辮子不成？”

“且慢夸口！仿佛你不会出什么事似的！”

“决不会的！不管什么样的小伙子都騙不到我。我管得住自己。”

“你的話有理。口不喝酒心不醉。”

姑娘們取笑了一陣，紡錘又嗡嗡地响起来了。

忽然板鼓声压倒了暴风雪的呼嘯，听来似乎近在咫尺。疾风卷走了提琴的声音，但击鼓声现在却清清楚楚从穆罗万涅茨那边传来。

姑娘們裝出好象什么也沒有听見的样子，低着头急急地紡麻。

躺在条櫬底下的狗断断续续地嗥叫，然后輕輕地拖长声音哀吠。馬雷茜卡开始发抖，象瘧疾发作似的。鼓声时而被狂风掩沒，时而洪亮、雄壮，仿佛越来越近。

忽然門开了，馬夫英德烈克闖进了廚房，随着他飄进来啾啾哑哑的提琴声和低沉的大提琴声。

“哎唷！……”英德烈克在門口叫，全身籠罩在一团团的水蒸气里。“哎唷！……多冷啊！”

他把帽子往条櫬上一扔，雄赳赳地双手叉腰。

“准备去吧，姑娘們！安杰克提着俄国烧酒赶到謝庫拉家去了！天气可真冷……馬雷茜卡，”他轉脸对廚娘說，“快点准备晚飯！沒有時間了！……”

但是馬雷茜卡抱头大哭，奔出屋外去了。

烏林娜站起来，叹口气說：

“唉！愚蠢的人活在世上真不容易！”

她在爐里添了木柴，拿块大抹布端起一鍋馬鈴薯走到木盆前，准备倒在盆里。

在門外，狂风怒吼，馬雷茜卡哭得肝腸寸断，而更远一点的村子里，乐师們正在奏乐。

小安托西因为媽媽推了他一下，跑出廚房时双手一揚嘍咚坐在地下，他就那样坐着不起来，不住地哭哭啼啼。沒有过十分鐘，馬雷茜卡紅着脸跑了回来。她的牙齿咬得紧紧的，湿漉漉的头发粘在鬢角上，两手恶寒似地发抖，胸膛艰难地起伏着。

她不再哭了，好似暴风雨突入廚房，“砰蓬”一声推开门，玻璃窗震响了，調羹勺子发出叮当的声音。她从烏林娜手里搶过鉄鍋，撒了一撮盐在鍋里，使劲把它搖了一搖，发疯似的搗将起来。馬鈴薯已經变成浓稠的面糊，可是馬雷茜卡还是搗个不停。终于她抬起了头。她的眼睛灼灼发光，恰似在洞穴里撞見的餓狼。

搗完一鍋之后，馬雷茜卡抓起了第二鍋，貼在肚皮上端到木桶前面去。但是她突然象醒悟过来似的，把鉄鍋放在房子中間的地下，跑到桌子旁边，从每个作过記号的圓面包上揪下一团生面，恶狠狠地扔进喂猪的泔水桶里。然后，她倒出鍋里的水，快步走向爐子。

安托西还坐在地上啼哭。

“滾开些！”她喝了一声，向他迎面走过去。

但是男孩子一动也不动。当时馬雷茜卡一伸腿把他踢开了，象踢开一条小狗一样。安托西滾到棹子底下，一头撞在柞木橫杠上，于是大声狂叫撒起泼来。

“輕一些，安托西，今天你是免不了的！”一直用恶毒的目光注視着馬雷茜卡的英德烈克劝他說。“別哭了，等我喝过喜酒回来带个小蜜餅給你。”

馬雷茜卡的臉紅得比先前更厉害；她气坏了，抓住小孩的手

膀震撼着，低声怒喝道：

“你住口不住口，下贱胚子！”

男孩的哭鬧声更高了。

那时馬雷茜卡抱起兒子，推開門跑進院子，把安托西拋在栗樹旁边的大雪堆里，那个雪堆是鏟去昨晚降在門前的厚雪堆起来的。

肮脏的衬衣由于这一猝然的动作裹到头上去了，男孩陷落在雪里，他大声号哭，哭得脸兒都发青了。

可是馬雷茜卡却跑回了厨房，“砰”的一声关上背后的門，在橈子上踢了几下，然后背向姑娘們坐下，开始慌慌张张地削馬鈴薯，使劲把它扔进砂鍋里，仿佛想把砂鍋打穿。

“你这样作践孩子，到底有良心沒有？”烏林娜板着脸說。“难道他，可怜的孩子，活在世上便是罪过？他可沒有求你生他啊！”

馬雷茜卡一言不发，只是不住地哽咽，泪珠好似雨点一般从她发光的眼睛里湧出，又象掉下的金色火星，点点滴滴，碰在一块，在嘴唇上留下一股咸味，然后又滚到灰色的衬衣上。馬雷茜卡也不拭去眼泪，只是不时閉一閉眼睛，吞下这些辛酸的泪水，她削着馬鈴薯的手却愈来愈快了。孩子已經叫喊得声嘶力竭，透过紧閉的門隱隱听得他的哭泣。

身材端正、长着淡黄色头发的烏林娜坐在条橈上，她感到不安了。

“維杰克，你跑一趟吧，把孩子抱进来，不然他真要凍僵了。”她說。

但是維杰克不慌不忙，轉过脸望了望門，再皺起眉头瞧瞧馬雷茜卡，心里想着：他不至于因此挨罵吧。

“喂，快一点！”烏林娜催促他。

“这对他有什么影响呢！”英德烈克毫不介意地說。“馬夫的